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在全球國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間

An Analogical Translation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etween the Logistical Coup in the Global Stat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ons

doi:10.6752/JCS.201609_(23).0005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蘇哲安(Jon Solomon)

頁數/Page：79-11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n Analogical Translation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etween the Logistical Coup in the Global Stat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ons

Jon Solomon

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 在全球國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 構之間

蘇哲安

本文回應2015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社文所第二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兼國際研討會「政治主體—主體政治」，以及《文化研究》期刊相關的企畫案「占領運動一年後」的主題，於2015年7月完成初稿，2016年4月初正式投稿《文化研究》期刊，並於同年12月獲得評審回應後，於同月完成修改定稿。感謝2015年研討會的參與者和《文化研究》匿名評審的種種建議。感謝倪世傑先生協助文字校對。凡是有謬誤之處，均為作者一人的責任，敬請見諒、指正。

蘇哲安(Jon Solomon)，法國里昂大學外語學院中文系所教授。

電子信箱：thejonnyroach@gmail.com

文字校對：倪世傑，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摘要

本文試圖為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提供一種另類脈絡，以便作為運動在思想領域當中類比性的延續。本文脈絡化的重點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當前的蛻變所帶來的政治意義。蛻變的具體內容可以從諸如債務化、金融化、資訊化、跨國貿易架構、數位勞動、物流學與主權的改變等多種角度切入，進而總體描述本時代的巨大規模歷史轉變。根據本文的立場，這個轉變的政治意義可以涵蓋在「全球國家，財團政變」的觀點之下。換言之，本文的脈絡化嘗試可以視為兩種事件——「太陽花運動」和「全球國家政變」之間的對話。基於這樣的認知，本文試圖勾勒出太陽花運動當中相對於另一運動——「全球國家，財團政變」的緊張關係，以辨認出並凸顯哪些因素足以構成「創構即是對抗」(to create is to resist)的條件，哪些因素實質上暗中參與並建立了反民主全球國家的進一步自動運轉。這樣的區隔動作當中，本文的重大關懷就是破除殖民—帝國現代性的政治、思想架構：種類差異(species difference)。就像species一詞的定義含著物種、貨幣與分類這三種截然不同的領域，本文同樣試圖抓出種類差異架構在人口在政治組織上、知識在規訓組織上，以及勞動在積累體制組織上的重要性。為了阻擋殖民—帝國現代性基礎設施的種類差異架構，在當下的巨大歷史轉折期當中被重新動員，成為新一波的殖民化——整個生物圈(biosphere)被殖民化的基礎——本文企圖從翻譯理論與機器理論兩種領域抓出思想資源，去摧毀種類差異布置的主體科技。換言之，本文的焦點，就政治理論上的意義而言，在於對抗物流學與控制論。作為世界上可能是首度對抗物流學的大眾運動事件，太陽花學運具有值得分析並討論的全球意義。

關鍵詞：物流學、控制論、翻譯理論、殖民主義、現代性、國家、自由貿易協定、太陽花運動、主權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n exercise in contextualization, applied to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that aims to achieve an analogical continuation of the Movement. At the center of its efforts at contextualization, the essay examines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current changes in global capitalism. The concrete indices of this change, which ought to be characterized as an event of Massiv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include debt, financi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transnational free trade deals, digital labor, logistics and sovereignty, etc. The working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se transform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idea of a corporate coup in the emerging Global State. Hence, this essay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wo event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nd the Corporate Coup in the Global State. As such, its main mission is to distinguish those parts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at resist the global coup from those parts that might be complicit with it. The underlying concern in advancing this distinction is to destroy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apparatus of colonial-imperial modernity: the framework of species difference. Just as the word species covers three domains, biology, economy and general taxonomy, this essay aims to grasp at a macro level the importance of species dif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populations, the 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labo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modernity, the apparatus of species difference, from being mobilized by the new wave of colonization gathering in our era,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biosphe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find resources for resistance and creation 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ical object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subjective technology of the apparatus of species difference. In other words, the focus of this essay's foray into political theory is to be elaborated through the question, how to resist logistics and cybernetics? As one of the first avowed movements against logistics arising in a special logistical zone,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egs for a global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Logistics, Cybernetics, Translation theory, Colonialism, Modernity, The state, Free trade deal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Sovereignty

一、全球國家與財團政變

(一) 運動事件類比性的翻譯：翻譯、物流學、代議制危機、數位勞動與人種差異布置

討論2014年爆發的「318太陽花運動」的意義之時，吾人無法迴避該事件所處的脈絡。¹雖然脈絡化未必能夠找出引發該起事件的主要原因，可是在粗糙的因果論之外，脈絡化真正的意義在於知識生產與運動本身之間的關聯上。本文的立場透明地擺在前面，就是將一個世界裡的運動翻譯成理論上的運動。然而，什麼樣的方法論才算「運動的翻譯」，確實是個錯綜複雜的理論問題。筆者的操作假設，就是「翻譯」的前提條件並不在於對象那邊（譬如，對象的忠實呈現，對象的客觀轉述，對象的真實定義，對象的因果關係等等），而是在於主體的建構上。所謂主體的建構，與主觀、偏見、偏頗等現象毫無關聯，而是跟「共通普及的創構力量」(creative power of the common)²有關。這是一種牽涉到溝通(communication)，而並非主權共同體(sovereign community)的力量。恰如本文第三章有關翻譯理論的介紹所主張那樣，我們對溝通的理解是一種顛覆現代性再現—代言體制(modern regime of representation)的概念。正因此，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去界定318太陽花運動的整體政治意義（例如，這是否一場「臺獨」運動？或者運動的種種矛盾與盲點，是否顛覆了任何可能的積極意義？），而是企圖勾勒出運動作為運動最為common（共通普及），並因此最具有創造意義的部分，進而在知識主體這邊加以推動。畢竟，知識主體上的運動與現實運動一樣，均有自我控制幻覺的陷阱。因此，本文預設所謂推動或延續的意義，並不在對象的認同或統一性上，而是在於

-
- 1 有關太陽花學運脈絡化重要性的例子不勝枚舉。Issett(2016)可以當作脈絡化整體現象的最佳標誌。顯然，脈絡化需求的起源，並非來自讀者群的假想位置與「臺灣」之間的可能（非）認同，而是來自於當下的歷史際會本身。畢竟，處於大規模歷史轉折期的我們，會常常陷入一種過去式的窘境，用舊版的地圖去錯誤看待地形從根本上改變的新世界。
 - 2 雖然「大眾」或「平民」可能是原句裡the common一詞的慣用翻譯，可是我們認為這些翻譯的選擇反而容易引起與英文mass（相對於個體的大眾）與civilian（相對於軍人的平民）在概念上的混淆。在納格里(Antonio Negri)的詞彙當中，mass（大眾）意指一種集結化的主體(Negri & Casarino 2008: 212)。而平民則是相對於國軍系統的範疇。卡薩里諾(Cesare Casarino)將the common定義為一種存有論條件(ontological condition)，並非一種階層或主體，其基本特徵在於「交談」(conversation)，也就是語言的對話特質(Negri & Casarino 2008: 8ff.)。

主體建構流變過程中的類比(analogical)特質。根據這樣的定義，事件後的知識生產並非事件本身，也並非事件的再現，而是讓作為運動的事件在主體（或者更精準地說，跨個體化transindividuation過程）這邊引發類比性的效果。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本文將從318太陽花運動的四項重點因素出發：1.代議制的危機；2.翻譯與物流學的異同；3.數位勞動的公共特質與被剝削的現實；4.人種差異布置。且讓我們先針對以上這四項因素在運動裡的脈絡提供簡單的說明：

1.代議制危機：引發學運開端的代議制危機可以視為現代性再現一代言體制整體危機的病徵。雖然太陽花學運僅僅提出了四項要求，可是因為其中之一包括國民憲政會議的主張在內，所以光是這一項有限的要求，就等同一次要求無限開放的宣言。而就算立憲的過程在太陽花運動的語彙裡被限定為一種以「公民」身分為參與資格的事情，³可是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在臺灣這個主權不被國際所承認的政體裡，公民的身分隨時可能遭到質疑。然而，以經濟成就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一事，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二戰後主權國家普遍存在的危機。而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說，那樣的正當性危機，其實就是一種生命政治對抗的領域。

2.這個危機爆發的主要背景脈絡，歸根究柢在於資訊科技所實現的「數位公共資產」(digital commons)，對於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所造成的衝擊。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浪潮之下，諸如私有化、採掘(extraction)、資產分售(asset stripping)、大規模監控等等問題，均可視為這場衝擊的負面回應。而在這個脈絡裡，被普遍剝削的數位勞工確實扮演了不可低估的角色。在318太陽花運動爆發的2014年，根據臺灣《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的報導，臉書在臺灣的人均使用率為世界最高(*The China Post* 2014/03/01)。作為平臺，臉書的特徵在於其私有化營利性的本質，使得臉書平臺形同一種數位時代變相的工廠。凡是臉書上的活動，從按讚到連結轉貼，都是臉書演算法獲取價值的原料(Share Lab 2016)，而凡是臉書的愛用者，從根本上都是臉書工廠裡的一群無給勞工(Terranova 2002)與強制性的消費者。太陽花運動當中社交媒體，特別是臉書的大量應用(Hsu 2016/06/02)，恰好凸顯了被剝削的數位勞工的關鍵角色。以2013年成軍的「零時政府」開放源碼社群，在運動

3 公民身分不但因為世界體系以國族國家為單位的緣故，所以就含有人種主義色彩的預設，而且還把公民權視為勞動的「正常」規範，進而在此雙重基礎之上建立以排擠與規範化為人口控管模式的積累體制。

期間協助運動架起一個public hackfolder，讓參與者之間享有互動性現時對等（卻依然依賴私有化設施）的平臺為例，太陽花學運其實展現了自我組織與自我改造的驚人能力。龔卓軍當時對時間、情感與溝通管理的精闢分析，剛好可以凸顯這樣的重組能量（龔卓軍 2014）。「零時政府」協助運動參與者與社會大眾搭建公共平臺一事，確實可以視為一種革命力量的種子，對於以臉書為代表的數位勞動剝削體制，構成另類選項的契機。⁴

3.翻譯與物流學：相對於以上勞動被剝削、代議制處於危機的狀態而言，本文主張將318太陽花運動對翻譯問題幾近史無前例的關注一事當作啟發性的線索，將翻譯實踐與物流學(logistics)之間的緊張關係視為民主鬥爭的關鍵領域。

4.人種差異布置：本文如此回應318太陽花運動的種子契機之餘，還深受運動另一值得一提的案例——「割蘭尾」計畫的啟發，認為其象徵意義在於義肢在人種形象建構的過程裡所扮演的試驗性角色。

總結以上運動幾種特徵，本文認為318太陽花運動確實觸及到了當前全球層面上最為關鍵的民主危機與民主鬥爭。這就是一場相對於從殖民—帝國現代性繼承下來的基本形上學預設——種類差異布置(specific or species difference)的鬥爭。正是這一點讓我們相信，2014年發生在臺北的對抗事件含有一種牽涉到「共通普及」的種子契機。本文希望透過類比性的翻譯，將該契機搬到思想領域上，引發運動的延續。

（二）重新脈絡化：全球國家，財團政變

本文試圖將318太陽花運動放在全球的脈絡來探討，運動的基進種子及其後續萌芽的矛盾性質。這個矛盾性質的主要特徵可以藉由戴爾·威斯弗

4 有關「零時政府」必須一提的是，該社群自從2015年與臺灣微軟公司展開些許合作案，放在微軟非常積極地滲透臺灣產、官、商、學各個領域，占奪臺灣數位設施驚人的比例一事的脈絡裡，恰好可以凸顯一個根本的問題：「類似微軟的軟體公司的利益，與每一位軟體使用者的利益之間永遠是對立的」（Kleiner 2010: 37）。這就顯示出開放源碼理念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完全可以納入新型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開放性被詮釋為一種具有高度競爭性與原創性的生產方法，與新型資本主義積累完全相容。」（Tkacz 2012: 395）換言之，開放源碼並未解決數位勞工被剝削的事實。更何況，合州國知名的軍事例外主義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最近已經發表白皮書，認為「開放源碼」完全可以為美國霸權服務，並積極確保美國軍事—監控—情報系統，在全球治理，更何況是債務資本主義上的優勢（FitzGerald et. al. 2016）。「零時政府」社群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尚待釐清之前，筆者於此僅表保留態度。有關「開放源碼」的問題以及其他更有積極意義的主張，請參見Kleiner (2010)。

(Nick Dyer-Witheford)十年前有關當代「全球戰爭」的觀點去陳述。在一篇短文裡面，戴爾·威斯弗把世界局勢列為「被揀選的族類」與「全球市場」兩種對頭勢力之間的拼鬥，導致「共通普及」(the common)承受無比的壓迫與傷害(Dyer-Witherford 2006)。雖然戴爾·威斯弗對「被揀選的族類」(chosen peoples)的定義顯然以基本教義派與受害者國族主義(victimhood nationalism)⁵為主要的假想參照，可是基於該論文同時處理馬克思有關「種類存在」(英：species being；德：Gattungswesen)的脈絡來看，筆者認為所謂「被揀選的民族」當中「民族」的概念，假設用種類(species)一詞擴大定義的話，反而更能凸顯當下巨大歷史轉折期的核心問題。之所以需要這樣擴大解釋的原因，就是因為以318太陽花運動為代表的當代政治鬥爭，從根本上無法把種類差異，無論是人類「內部」裡的所謂人種差異，還是「人類」之「外」，人類與其他物種，特別是與機器之間的種類差異，通通排除在分析視野之外。

就太陽花運動的脈絡而言，當前「世界戰爭」矛盾的呈現，主要是發生在物流學與主權之間錯綜複雜的重疊關係上。只要對比一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草案〉當時所引起的民主浪潮，與政治意義同樣深遠的另一號稱「自由貿易」黑箱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所沒有引起的廣泛社會討論，更何況是廣泛的政治參與運動一事，就能隱約看出以上這個矛盾的嚴重性。兩種類似的協議所引起的反應之間落差如此深，甚至是呈現赤裸裸的雙重標準一事，便構成了本人對「太陽花學運及其後續發展」一題展開思考的出發點。暫且不談〈服貿協議草案〉跟TPP協定之間的異同之處，重點是這些所謂「自由貿易」協定其實代表著全球化背後的深層運動，已刻入更加深遂而全面的吸納(subsumption)階段，這對民主的影響尤其深遠。然而，筆者認為TPP跟服貿的差別待遇，假設只是化約為某種地緣政治因素，甚至一種冷戰式的邏輯，把整個問題視為中美兩強不同類型的現代帝國之間的矛盾的延伸而已，就會完全遮掩國家(state)在當前最「反動」的政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這就是「全球國家，財團政變」(global state, corporate coup)的脈絡。而想要瞭解「財團政變」的運作的話，那麼不得不去關注物流學與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關鍵角色。過去十幾年裡，物流學

5 參見Lim, Jie-Hyun. 2009. "Victimhood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in *History Compass* 8: 1-10.

(logistics)引起了新自由主義批判圈日益蓬勃的矚目（請參見附錄一）⁶，成為瞭解全球化與資訊化這兩股時代趨勢之間的整合點的關鍵。起源於現代軍事科學的物流學，包括交通、配達、轉移、傳送、重組與流通等等各種廣義的交流與補給活動在內，所涵蓋的範圍如今已經從具體物質裝配，延伸到各種非物質的資訊科技面向，包括諸如現時追蹤與表現評鑑系統、衍生證券與各種演算法在內。甚至可以說，今天的物流學基本上就是1980年代之後資訊科技革命延伸到政治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筆者認為，試圖瞭解太陽花的緣起與意義，絕不能停留在傳統現代性政治—主權國家的範圍內，只顧及諸如主權、再現與代議政治等等面向的問題而已。畢竟，物流學及其背後的資訊設施對日常生活的全面吸納一事，在相當程度上就牽涉到資訊科技把人類與機器的之間的關係，推到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重新打開傳統現代性人文知識與政治理論基礎的種類主義預設的問題。

物流學主要的目標，也是其主要的價值標準，則是「效率」。所謂效率，顯然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已。或許在這點上，物流學雖然表面多跟互動、互換的交流活動有關，但是其實更多牽涉到某種決定勝負高下的競爭邏輯。在當代債務資本主義的脈絡裡，效率的相對高低程度則影響了各種投資行為。由此來看，效率的關鍵則取決於資本流通過程中價值形式種種轉變的有效加速與加強。就在這點上，物流學跟金融化之間就形成了一體兩面的密切關係。能夠透過非常昂貴的光纖專用線路，把金融資訊比起競爭對手搶先幾秒傳送遠端，已經成為高頻交易必爭的戰場。「有效性」的標準歸根究柢是由金融工業掌控決定的（例如，世界銀行的物流業績指數LPI則為具體的實例），因此也包括各種透明化與評量制度在內。然而，「業績指數」最大的意義並非受限於純粹的經濟領域裡，而是發生在主體性的產生與塑造。作為一體成形的物流學—金融化⁷複合體，歸根究柢就是一種有利於創造採掘最佳化環境的政治屈服主體科技。

正因此，有關物流學與金融化的政治意義研究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則是集中在跨域活動跟傳統現代性主體性概念的黃金標準—國家主權之間的互動關

6 物流學批判對於中文讀者或許尚有陌生之處，附錄一之參考書目敬供讀者參閱。

7 「被稱為金融化的事物與其說是一種投資形式，不如說是一種透過證券去控管私人與公共信債，乃至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係的龐大機制。」(Lazzarato 2012: 23)換言之，「金融化」意指一系列引進新支配與新剝削關係的治理技術。

係的分析上。彙整一下迄今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初步結論：兩者雖然呈現種種衝突與相剋的地方，可是彼此間的拉扯正在催生新的複合體。主權被物流學圍攻(invest)、掏空，而物流學恰好則投靠並投資於(invest)主權。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作為平臺⁸的「臺灣」當前最大的政治瓶頸與盲點，就是金融化與資訊化共伴效應所引發的物流學革命，對民主與勞動條件所造成的衝擊。就好比當臺灣各大陣營正在爭吵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問題之際，國際上正在醞釀一種政治海嘯，把各國的國家主權統統都沖刷掉。法國政治哲學學者畢得(Jacques Bidet)十幾年前曾經提出「漸形中的全球國家」(emerging Global State, Bidet 2006)的概念，假設應用在當前演算法治理取代國家治理(Morozov 2016/03/27)等資訊資本主義的歷史轉折現象上，確實可以協助我們去更新對世界格局的認識。畢得所說的「全球國家」，乃是一系列牽涉治理功能的制度，包括諸如私設國際貿易裁判所、聯合國機構、跨國標準協會等等各種公、私制度在內。根據畢得的詮釋，作為術語的「國家」(state)一詞意指跟階級關係的產生過程有所關聯的制度實踐。換言之，階級與其說是一種身分，不如說是一種社會關係（傳統馬克斯主義把它列為生產關係）創造出來，相對於所有權而定義的概念。在傳統現代性的脈絡中，作為分析範疇的階級，只能應用在一國國內的架構上。凡是國與國的關係都需要與階級關係嚴謹區隔。即使以國家為勞動市場的組織原理，國際分工體系也不能視為純粹階級問題，因為除了勞資矛盾之外，國際分工體系同時也包含資方內部無限的競爭。然而，隨著「全球國家」隱形的形成，一系列曾經只能以「國際」面貌出現的衝突，都已經開始染上了明顯的階級矛盾色彩。

有趣的是，全球國家雖然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可是一種類似「政變」的事件已經開始提前發酵，就好像「政變」所代表的某種軟性暴力才是「建國」之道。然而這場政變並非軍人帶頭引起，而是與資訊化與金融化整合為一的廣義物流學勢力所發動的。（正因為物流學向來跟軍事、暴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或許某種程度上還是有軍隊相關的勢力引起政變之說的道理。）政變的起源過程雖然尚待釐清，可是故事大綱起碼需要追溯到2008年

8 臺灣的平面媒體如《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均把「自由貿易」協定經常比作「平臺」。根據歐瑪(Sebastian Olma)的詮釋，「平臺資本主義」的特徵在於針對傳統區域市場，特別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市場，引起橫切「中斷」(disruption)效應（參見Olma 2014）。顯然，「平臺」一詞凸顯了資訊化資本主義在地理版圖上所引發的激進變化。

金融風暴前後，合州國⁹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來說明。根據曾經為世界貨幣基金會主席經濟學專家強森(Simon H. Johnson)的觀點，2008年金融風暴應該視為一場「寧靜的政變」，導致金融勢力徹底占奪了合州國國家機器的決策方向(Johnson 2009)。當然，那場政變並非一次突發性的單獨事件；背後還有太多相關因素，從避稅天堂¹⁰到債務與國庫券的運用(Cooper 2008: 29)，早就形成了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稱之為「全球米諾陶爾(怪獸)」(The Global Minotaur)體制，也就是以採掘為目標的所謂債務資本主義全球體系(Varoufakis 2011)與「債務帝國主義」(Cooper 2008)。

如今像TPP等一系列¹¹「自由貿易」協定浮上檯面，其實應該視為2008年政變的後續發展。這些協定的重點並非貿易的自由化措施，而是保護投資人的權益(Mason 2015/06/01)，削弱所有其他社會與環保的保障去創造有利於跨國物流學供應鏈與金融化債務採掘體系的全球營業環境。換言之，所謂「自由貿易」協定的實際意圖，就是在全球規模上，幫助資源的採掘與質金的榨取一事建立起有利的制度條件。跨國物流學勢力試圖以合州國國家機器為平臺，去策畫並推動政變的擴大，從國族國家到全球國家的層次去發展，再用全球國家去駕馭作為現代性遺產的國家達成採掘積累的目標。故此，「民衆對抗力」(*Popular Resistance*)組織的首席律師習斯(Kevin Zeese)一針見血地把TPP描述為「全球財團政變」(引用自Hedges 2015/11/09)。從TPP裡面的ISDS(外地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與「法規謀合」兩個意義極其深遠的條款來看就不難發現，即使合州國這個世界強權的國家也都能在TPP條款下遭到主權被挑戰，甚至被掏空的命運。ISDS機制要讓財團得

9 本文一律採用「合州國」一詞取代「美國」。畢竟，美利堅合眾國並不是一種由大眾(masses)或諸眾(multitudes)的連結所組成的政體，而是一種以多數國家(plurality of states)為基礎的聯邦制。因此，筆者認為，中文標準譯名「合眾國」的誤差，與失之客觀的縮寫「美國」一樣，都值得正名。

10 可參閱Tax Justice Network (2016)網站的分析資料：<http://www.taxjustice.net/topics/finance-sector/tax-havens-financial-crisis/> (2015/11/06瀏覽)。以及Scott (2013)和Shaxson (2011)。

11 包括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ran-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RCEP等等協定在內。不用說，即使TPP因為川普當選而無法落實，也並不代表所謂「自由貿易」協定背後真正的政治趨勢—財團主權的建制運動，就會因此結束。川普團隊提名人其實都曾經大力支持TPP。參見：Matthew Yglesias. 2016. "Trump is going to be mad when he hears what his appointees think about TPP." <http://www.vox.com/2016/12/16/13938730/trump-cabinet-tpp> (2016/12/16瀏覽)

以利益受侵害為由，向私設仲裁所，也是完全缺乏利益迴避¹²規範(Seattle to Brussels Network 2015/05/06)與上訴程序，費用昂貴到連小國政府可能無法應付的私人法庭，去狀告各國政府，向各國政府要求以未來預期獲利為計算基礎的賠款。透過鉅款賠款的脅迫，財團就可以左右各國政府涵蓋各個領域的規章與規定。這樣一來，受到法學家公開連署反對(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2010)的ISDS的架構，徹底暴露了主導TPP的跨國資本集團真正的意圖：拼除所有的「非關稅障礙」去建構以物流效率最大化為目標的專制(Strether 2015)。正因此，即使合州國這個世界霸權也有許多民間勞工、環保、網路自由與健康團體都早已經注意到了TPP當中ISDS機制等條款對合州國國家主權與民主立法、民主監督的直接威脅。在這方面可能遠比ISDS對民主制度構成直接威脅的部分，就是媒體鮮少討論的「跨太平洋伙伴委員會」(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ommission)。該委員會的成員由會員國指派代表參與，其主要功能就是監督協定的執行程度。然而，根據合州國參議員賽辛斯(Jeff Sessions)的看法：「換言之，我們正在賦予TPP協定會員國去成立一種新國會的權力……這是一個位於合州國憲法之上與之外，不受制約的機構」(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15/11/10)。賽辛斯參議員的警告可以視為對漸形中全球國家的當代證詞吧。

然而，這一切都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過去跨國資本進出各國，總要配合當地法規。TPP的法規謀合條款卻要弭平各國法規間的差異，方便跨國資本進出。乍看之下是件好事，可以確保更高的環保、健康與勞工標準。然而，以勞工的部分為例，TPP法規謀合條款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勞工形式的跨國控管政策而已，旨在確保租賃式的勞工條件成為唯一合法的勞工形式，讓一切公共與共享的勞工條件均被排擠，進而削弱對勞工的保障，將風險「外部化」轉嫁給個體去承擔。誠如哈內(Stefano Harney)最近提醒我們那樣，「生產線再也不是一種把工人與機器搭配在一起的組織方式，而是一種目的本身，導致機器與工人的存在都是為了生產線的組織而已」(Harney 2015)。法規謀合條款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逼使勞工配物流學供應鏈的需求、限制與價值標準的措施。當英國社會學學者鮑布·傑賽普(Bob Jessop)在2015年7月希臘信貸危機之後一次訪談裡指出，全球目前普遍陷入了跨國資本占絕對優勢，勞工全面弱勢的局面

12 歐巴馬政府負責TPP等「自由貿易」協定的官員，入閣前證實曾經受到過花旗銀行與合州國銀行鉅款獎金(Fang 2014/02/17)。

之際，我們就能隱約看到物流學偷偷架起全球國家骨架的陰影(2015/07/21)。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對勞工政策的影響如此深遠，對其他議題的重大後果就可想而知。這些議題包括但不受限於：智財權與數位版權管理(Malcolm and Sutton 2015/11/05)、開放源碼軟體(Love 2015)、網路中立性(Greer 2015/11/06)、爆料吹哨人與新聞自由(Benavides 2015/05/28)、醫藥品供應與價格(Hertz 2015)、生態環保(Sierra Club 2015;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2014)、貧窮國家的永續發展(Trade Justice Movement 2015)、金融業透明管理(Dayen 2015/11/06)、食安(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2015)、高等教育、公有服務私有化等等一系列關鍵的議題。顯然，所謂「廣泛性的市場進入」協定所涵蓋的範圍遠遠超過「貿易」的範圍，趨近無所不包的地步。根據國際知名法學專家阿勒曼諾(Alberto Alemanno)的判斷，協定所謂「與時俱進」的性質(living agreement)及其相關條款的設計，易於產生反民主監督的效果，讓國際條約更新過程所需的議事程序獲得迴避的機會(Alemanno 2015)。預期中的「更新」項目，不僅包括新會員國或區域的加入，同時也包括各種新領域、新科技與新實踐在內。這種特質放在資訊化與生物科技日趨整合、生命早已被轉換成源碼價值、進而成為金融業炒股對象的脈絡裡來看待，足以顯示全球國家之下所進行的採掘活動，除非瞄準一切生命並加以全面無產化，否則就不會罷休。

彙整以上的訊息就不難發現，在TPP等自由貿易協定背後，全球國家三權分立圖的雛形正在成形。法規謀加上ISDS可以視為全球國家的司法機構；「跨太平洋伙伴委員會」(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ommission)加上所謂「與時俱進」條款，可以視為全球國家的立法機構。顯然，這些機構的性質與民主參與之間的關係相當曖昧、薄弱、甚至根本無關。與其說是機構，不如說是功能而已。而功能剛好就是專門追求效率的物流學的本位領域。在以上版圖當中，行政權的缺席是個顯著的漏洞。有幾種可能解釋：其一就是物流學最高的夢想，就是把主權所象徵的決定權徹底取代；其二就是全球國家，作為非民主政體，無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展開自我命名，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當中，無法直接成立象徵意義頗高的統帥權機構。由此可推論，TPP唯一穩贏的國家，絕不是作為現代性遺產的國家，包括美利堅合州國在內，而是由物流學與金融工業勢力力圖搭建的全球國家而已。最近一系列所謂「自由貿易」協定的具體內容可以視為駕馭在現代性遺產國家之上的全球國家制度的建立。從全球「國會」到全球「法庭」，一律均沒有納入民主參與、民主監督與民主責任

的原則。這樣一來，物流學與主權之間所形成的共伴效應或寄生關係，不但存在於現代性遺產國家裡，同時也是催促全球國家進一步形成的刺激因素。

如今集結並代表美利堅合州國最大網路商的「網路協會」(Internet Association)，2016年3月曾對TPP發布公開聲明表示支持的立場一事(Beckerman 2016/03/30)，促使我們去思考網際網路的硬體設施，趨向促使一個「大一統機器」(The One Machine)的誕生(Kelley 2008)與跨國財團之間的關聯。當演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被認為可能取代、或者已經實際取代了主權國家的決策功能之際(Morozov 2016/03/27)，所謂「自由貿易」協定的真相顯得更為清晰。

二、太陽花與共通普及的創構

(一) 在主權的記憶與物流的對抗之間的太陽花運動：一種加速的試驗

從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學生與社運分子占領了臺灣最高議會——中華民國立法院的大廳。這個事件陸續被稱為「太陽花學運」或「占領立法院」。來自一個對許多人無法預期，甚至並不重要的邊陲國度，這場占領國家議會的事件，與七年前一群法國基進派的集體創作——《革命將至》(*The Coming Insurrection*, 2009)一書——所提出的問題：「難道還需要攻打議會嗎？」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話點。

剛才我們所提及的被占領空間，稱之為「國家議會」難道完全沒有問題嗎？僅受22個國家與政體官方承認的中華民國，對臺、澎、金、馬所行使實質的管轄權，卻被另一主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叛離省分。然而，臺灣雖然處於國際法的邊陲上，可是全球GDP排名卻一點都不邊緣：2014年，臺灣排名第25位，在奧地利之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4)。在二戰後世界各國普遍陷入政治正當性的危機，經濟成長取代政治正當性的格局裡，「中華民國在臺灣」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視為一種時代精神的標誌。

本文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利於資本積累的人口控管模式。雖然這是每個現代國家共有的特質，可是臺灣這項案例的特徵在於區域跟剩餘價值的獲取之間所產生的新變化上。本文希望從物流學與主權之間的共謀關係這個時代背景出發，進而切入事件的意義。從歷史的角度來

看，奠基如此歷史發展的特殊情況，必須追溯到合州國第七艦隊保護傘與合州國資本所主導的秩序下，世界為期最長的戒嚴法（1949至1987年）的整體意義。中華民國1987年解嚴後恢復憲法法治的同時，世界就進入了一種嶄新的積累模式，也就是所謂「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應該不是純粹偶然、不相干的現象。有趣的是，臺灣解嚴後的局部性民主改革卻從未瞄準主權以外的問題，但同時也沒有瞄準主權本身。「在此，君主的功能就是調節那些讓他的存在變得沒有必要的布置，以便引進控制論的自我調節」(Tiqqun 2001: 30)。事實上，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之間，當時執政臺灣的中國國民黨，雖未完全實現，但物流學就已構成了其發展政策的主軸。「亞太營運中心」的英文簡寫「APROC」，剛好可以反諷襯托出世界最富有政黨——國民黨政權——對ROC（中華民國）未來轉型的藍圖，徹底投靠物流學的想像，讓一個主權有問題的ROC變成一個以主權為附體的物流學王國：APROC。

TPP所代表的物流霸權，其實也可以視為〈臺灣關係法〉的模式被提升到全球的層次，並獲得更新的案例。筆者於2004年曾經撰文，針對〈臺灣關係法〉的本質，從生命政治的角度指出，這不是一條單純旨在「保護臺灣」的法款，而是一種治理技術(Solomon 2004)。而這種生命政治式的治理技術，恰好可以視為中美兩強對臺的最大公約數。當時中國的〈反國家分裂法〉雖然還沒出爐，可是根據90年代中國共黨將臺獨，從政治犯列為刑事犯的傳聞判斷，筆者早已預期並透視了這個共謀趨勢的發展。〈臺灣關係法〉對臺灣絕對的不友善，隱約透露了合州國國家利益的界定與再現。二戰後合州國的全球治理戰略，就是利用後殖民主權之名行使實質統轄之實。然而，從〈臺灣關係法〉通過的1979年快轉到今天，合州國民主已經產生許多驚人的變化，讓合州國落為一種金融—國安複合體所把持的寡頭或隱形政權(oligarchy)的型態。相當程度上，中美各自推動的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的用意，就是把〈臺灣關係法〉模式更新並推向全球規模的層次應用，將國家主權掏空，將之動員在全球國家金融—物流採掘體制下。¹³

13 在如此嚴峻的條件下，如今還想要改變合州國的「一中政策」，非得符合金融—國安複合體的利益才行，否則就不可能。筆者能想到可能符合這種條件的事例，大概只有類似中國試圖破壞石油交易專用美元的體制那樣的舉動，引發合州國就像針對海珊同樣的作法之際，發動海灣戰爭一事而已。而那種可能性目前非常微小。唯一其他可能性，似乎就在於金融—國安複合體，面對合州國霸權日益嚴重的衰退趨勢，陷入一種日益孤立並與現實日益脫離的亂象狀態，由此進而產生一些根本不符合國家利益，只符合某些特定財團利益的政策轉向。川普當選，似乎就是這種「奧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於1954年時曾經指出，物流學不僅是一個牽涉命令與控制的模型而已。它也是一種「未來的哲學」，其「結果與程序會產生科技宇宙建構上的紅利保障」，從而成全「把所有的概念一網打盡的全球系統」(Heidegger 1968: 163)。這種「未來哲學」後續的發展，在當前的金融化趨勢裡，其實已經達到了盛況：金融勢力應用控制論與物流學的重要元素，特別是演算法，在一個早已充滿災難的當下（其中最大的災難就是物流學社會只承認量化指數——效益與單一價值標準的現象為準），把未來的風險與產能折合成債務計算。

雖然對於海德格控制論批判的總結¹⁴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可是值得在此脈絡處理的一點問題，就是海德格那樣以病徵式的方式，繼承了向外輻射(radiate outward)，起源於中心、影響到邊陲(central origin, peripheral influence)的現代性想像。海德格針對控制論的核心概念——命令——去展開存有論意義上的批判一事，終究還是落入了典型的殖民主義文化主義想像，將歐洲視為現代性的起源地，甚至是將之潛在性比成一種現代性藍圖中的物流學式的指揮中心。¹⁵雖然海德格不是唯一曾經呈現過這種病徵式思想癥結的思想家，可是對於後續的物流學批判而言（例如《革命將至》一書），海德格的作法確實建立了某種文化主義先例的格式，迄今仍在阻擋某些批判的視野。

即使是以激進左派自居的人士也很容易陷入種類差異(specific difference)意識形態的陷阱，根據國族化語言翻譯機制的預設，針對由知識層次上學科分際與勞動層次上地緣政治區分而組成的老舊版圖，去阻截「非再現式」(non-representational)新勢力的出現與根本變化的可能性。以上引用《革命將至》質疑占領國會現代意義的文字，剛好就是一例。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前半年而已，中譯版搶先上市的這本宣言般的著作，可視為1930年代以降，一系列激進左翼宣言當中的又一次，根本忽視或嚴重低估「區域布置」(the apparatus of area)在分工體系與學科分際之間所扮演的對稱調節功能的重要性

匈帝國崩潰前夕」前奏曲的跡象吧。筆者因此認為，將臺灣的未來日益綁緊在一個處於慢慢失事/失勢的強國的命運上，並非一次明智的選擇。

14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他（指海德格）一生中一直都在討論控制論。」(Derrida 2001, 122)。

15 1951年11月在蘇黎世的研討課上，海德格把物流學跟「歐化」等同起來。(Hörl 2008)

（例如把它只化約為「殖民地的問題」或「第三世界的問題」，¹⁶而不是人文科學與世界人口兩者組織原理的問題）。這就形同該書的作者群——「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將其前身提坤群(Tiqqun)的「控制論假設」(cybernetic hypothesis, Tiqqun 2001: 40-83)嵌入海德格輻射式現代性的地緣存有論裡面。將如此的表現僅視為一種排除第三世界、「視野狹隘」的問題，根本就無法清楚凸顯該著作，在思考全球人口與區域（也就是一個把主體性生產與空間結合在一起的範疇）之間的關係之際，無法突破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文明差異(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這些殖民主義範疇的框框。筆者認為，這些思想上的困境才是最後導致隱形委員會，針對物流學系統而言，除了主張阻截與損毀的行動之外，並沒有提出其他具體戰略的主因。該書有關溝通行為的段落頗具指標意義：其中完全沒有從翻譯的角度切入，把指向民族和語言根本不確定性的翻譯實踐當作一般語言活動的普遍真相。結果，該書對這些重要面向的忽視與降級動作便足以說明，隱形委員會對區域布置典型的幻覺產物——「西方」的執著迷戀——依然沒有減少。儘管批判的犀利度跟見解的創新，隱形委員會終究還是落入了一種西方的認同。而就在這個意義上，《革命將至》一書就參與了當前相當普遍卻頗為保守的觀點，把「西方」比成一個在普世主義的歷史嘗試上曾經觸礁的特殊文明（因此傾向主張西方的出路在於一種號稱「尊重他者」的自我特殊化的立場上。）

因此，對抗物流學的起義事件會發生在位於「起源」與「播種」的震央（所謂「西方」）之外，未來變數仍然非常大的國家物流學特區裡，並不奇怪。特別因為，這個「特區」裡面的青少年，也就是事件的主幹力量，正好就是整個人口組成裡面，暴露在物流學「哲學」及其採掘掏空活動最嚴重的階層。事件的起因，是〈兩岸服貿協議草案〉在協商不透明的情況下，搶先展開火速而草率的議會表決。在臺灣，如此強行通過、不透明的公共政策被稱為「黑箱作業」。除了對中國政府長遠試圖統一（併吞）臺灣的所謂「中國因素」之外，代議制的失靈也是眾矢之的。然而眾所周知的是，「黑箱作業」這個說法原為控制論資訊論的術語概念，意指系統控制性質不透明的特徵。雖然演算法確實是資訊脈絡中最為顯著的一例，可是黑箱的問題其實涵

16 參見Claude Liauzu著*Aux origines des tiers-mondismes*（第三世界主義的起源）(Paris: L'Harmattan, 1982)對法國左派20世紀前半部把殖民主義問題重要性降格這個歷史妥協的過程相關的敘述。

蓋了資訊科技時代廣義數位勞動遭「無給利用」剝削的普遍狀態在內。正因此，在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趨近整合的時代裡，光靠議會透明度的提高一事是否真的可能徹底解決黑箱作業深遠的問題，此亦頗有討論空間。

我們確實不能忘記，對世界為數不少的人口來說，主權，或者至少主權的幻覺，則是根據一種物流學的邏輯來限定提供的。某些人口只能使用不穩定的「家庭版」，而唯有少數人口才可以拿到「專業版」，包括各種完整的超級霹靂炫的功能表（包括違反國際法、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或金融攻擊）與最簡潔、最人工學的介面。還有些人口，連系統登入根本都無法進行。

這種局面雖然在主流文化再現的層次上，趨向一種小布爾喬雅階級(*petit bourgeois*)消費心態的方向去發展，把主權視為一種「高標準消費生活」該有的高水準服務，可是同時在主權的欲望裡可能產生了非常微妙的變化。雖然筆者尚未找到此類研究引為證，可是在學術直覺上還是堅定認為，以上這個曖昧性多少可以追溯到過去二十年由經理與技術工程師所組成的白領階層，對臺灣資本提供大量協助，在東南亞、中國等世界各地去設立各種物流學特區的經驗，在事件來龍去脈的形成之中，扮演了不可低估的角色。這些本來與政治似乎毫無關聯可言的物流經驗，已經引起更多臺灣勞工對主權與物流學之間的關係的思考與重新認識。物流學經驗滲透的程度，從運動高度動員物流學的技術，從諸如通訊連結、物資調度、糾察隊、人員治理與對於秩序的大量重視等等現象，隱約可見。甚至可以說，運動之於物流學的管道(*channel*)與設施(*infrastructure*)，就好比處於一種潛在性複製與依賴的狀態。作為工作操作，筆者認為這樣的經驗產生了兩種矛盾的動向，一方面促使更多人把希望寄託於國家主權來對抗物流的攻勢，一方面鼓勵更多人從主權優先選項的邏輯脫隊，把態度轉為「主權的問題意識」。

相對於以上這種曖昧性的狀態而言，展開定義式的論證分析，判定運動是否存在被「收割」的問題一事，並非本文的任務。在尊重曖昧性的前提下，筆者認為占領國會的選擇，¹⁷即使可以視為一種對於代議制民主的肯定或更新的要求，¹⁸也一樣可以視為一種對主權被掏空後的假定性未來記憶。這種

17 2014年4月底少數社運分子即使主張占領臺北捷運也沒有獲得太大的迴響與支持。

18 這種「更新」的希望仍然被寄託在一種物流學的想像上，可以從《自由時報》有關「開放政府」的指標性社論看出。該報社論把開放的範圍緊縮在「溝通」的問題，卻對於諸如平臺私有化與壟斷、軟體共享、個資遭財團系統性地追蹤、國家

表現的內在邏輯就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稱之為「事後性」(nachträglichkeit)的現象。那是一種從未發生過，甚至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被當作親身體驗的情況。畢竟在金融—物流主導的新時代裡，國會的占領一事注定凸顯整個代議制的式微，以及透過演算法的依賴所引起的黑箱被普遍化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占領國會的動作，在種種現代性遺產國家的想像當中，還是具有另一層極其火爆、極其具有前瞻性的種子因素。太陽花運動不僅僅是一種踩下煞車，試圖訴諸主權去對抗物流學的嘗試，而同時也是一種加速的試驗。

爲了讓這點更加清楚，且讓我們參考一下，納格里(Antonio Negri)在回應〈加速主義政治宣言〉(“#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2013)的文章時所提出一個利於分析太陽花事件的有趣區隔：所謂「加速」(acceleration)必須跟「速度」(speed)區隔開來(Negri 2014b)。大規模物流學阻截行動，雖然可以讓資源採掘與從勞動榨取剩餘價值的運動暫時停止或受阻，卻無法構成工人自行組織生產的動作。就像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針對類似的脈絡指出，今天政治解放真正的問題，是去思考物流設施如何才能「變得有用，而不是廢棄無用」(Toscano 2011)。根據納格里的觀點，「加速」跟生產的快慢無關，而是指「生產潛在性勢力的解放」(Negri 2014b)。從這個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動用物流學的種種表現，或許具有另外一種意義。歷時三週所引發的「潛在性勢力」，假設用「指數生長」一詞來描述那種繁密叢生的狀態，實不爲過。

(二) 義肢的對抗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部分社會試驗確實可以納入納格裡所稱之

進行大規模監控等等嚴重的問題，隻字不提。《自由》社論聲稱：「『開放政府』的基礎工程已經打底」，卻完全沒有去思考政府部門，從教育到經濟，日益依賴私有財團，特別是微軟公司所提供的各種設施服務，導致那個「基礎」設施本身與「開放」的理念，更何況是終結數位勞動遭到剝削的理念，愈走愈遠的事實。《自由》還長期精疲力竭地反對金錢政治，卻只願批判敵對政黨從人民那邊長期吸取的膏脂，卻完全沒有針對臺灣島內金融化與資訊化（更何況是軍事化）的趨勢快速催生的財團主權提出觀點。顯然，《自由》社論只是把開放政府的概念視爲變相的全體總動員物流技術而已，讓國家(state)「直取義無反顧的正當性」。然而，這個正當性的基礎，其實就是掏空主權的物流學而已。這不是“open washing”，什麼才是？參見自由時報社論(2016/12/15)。

為「對抗的義肢學」(prosthesis of resistance, Negri 2014a)的脈絡去思考。納格里認為，不斷加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包含兩種需要區隔開來的加速契機：其一就是價值的採掘與積累；其二則是「潛在性生產力的解放」。第一種加速方式的意義如今已經轉為物流學的宗旨、藍圖與最終目的。它正在將我們引向一場進行式的「長期、慢速的災難」(Shaviro 2015: 14)。然而，第二種加速方式的實質內涵是否足以阻擋災難的發生並打開另類可能性的願景，實在值得進一步思考。

納格里的基本策略就是用「組織」來置換「生產」，把生產拉回廣義社會協力的範圍，進而將「固定資本」（機器、設施、組織等等）所代表的社會協力成分去重新占有，使之成為「大家」共享的資源。這些概念其實都還算是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工具箱那邊借來的養分而已。納格里較富創意的地方，反而在於將「人種改造」(anthr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納入由組織領導生產的脈絡去發揮。換言之，納格里提出的第二種加速方式的實質意義，就是牽涉到「種類」的形成與進化的時間。相對於直線式歷史「進步」的人類中心主義論點而言，納格里提出頗具詩意的概念——「對抗的義肢學」——最表層的意義就可以從像早期媒體研究大師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那樣認為，凡是媒體都可以視為一種義肢一般的概念去理解。然而，「對抗的義肢學」與其說是一種科技主義救世論，不如說是一種對演化與時間性展開重新定義的動作。我們不妨把它視為機器、人類與其他生命物共處共榮的「生態組織」契機。

雖然納格里並沒有提供完整的說明，但是筆者認為起碼必定意味著一種相對於「人類世」(anthropocene)架構下，物種演化論故事大綱的顛覆。以傅柯有關生命政治的詮釋為切入點，現代性的特徵之一就是人開始以「物種」這個範疇去認識世界並認識自己，把人視為「人類」——所謂「智人」(homo sapiens)——進而基於此一「物種」的資格，跟「他種」之間做出區隔，把生命塞進現代性標準的二元對立架構中：對方要麼就是「人類」所支配的對象，要麼就是逼迫「人類」屈服的主體。這就是為什麼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依然是體現種類差異架構的殖民—帝國現代性的代表思想家，同時也是傅柯等晚期現代性思想家不遺餘力去批判的對象。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最深遠的現代意義，歸根究柢在於物種差異的架構上，不但適用在「人類」內部，而且還可以界定該「物種」跟所有其他「物種」（特別是「機器」等技術物種跟「動物」這種「非智」物種）之間的可能互動模式。這種主奴二元

的種類差異架構讓我們聯想到當代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對「人類」一詞的可能定義展開分析之後所提出的重大結論：「人類」的種類定義固然難以確定（畢竟，生物學對種類是什麼迄今根本還沒有達成統一標準定義的共識），唯一可以確定的特質，就是「人類」代表著一種分辨功能或機器，不斷地試圖把「人」與「非人」區隔開來作為人類這個物種的基礎(Agamben 2004: 24-26)。這個辨識程式的運作，不但發生在「人種」與其他「物種」之間，而且同時還發生在「人種」這個「物種」的內部。筆者認為種類差異架構乃可以理解為殖民—帝國現代性資本積累模式的基礎設施，也就是說，又是一種標準的意識形態，又是一種主體科技。

我們也不妨從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指出，「人類」與「工具」（或「機器」）在進化中同時誕生(Stiegler 1998: 137)的觀點上，搭建另一角度去理解殖民—帝國現代性人種差異布置的癥結所在。根據斯蒂格勒的觀點，「義肢」的意義應該追溯到技術與人類同時誕生之際，樹直的姿勢對雙手與臉龐所產生的「解放」作用。於是，斯蒂格勒對樹直姿勢所代表的深遠意義，提出跟往常背道而馳的解釋：作為「速度」表現的「移動性」就占上了比智能更加重要的地位(146)。換言之，速度與解放打從一開始就被捲入「種類」的誕生問題，以及誕生之後的種種「演化」抑或「變種」的可能性。斯蒂格勒最後的結論就是「義肢」意指「時間性」：「義肢不是人體的簡單延伸而已；它是身體成為『人類』的建構本身（以上引號屬於該建構的過程）。它並非一種人類的『手段』而是一種目的（end，亦可作中文「終結」之意），而眾所周知，『人類的目的』（the end of the human，亦可作「人類的終結」）這個說法具有本質上的曖昧性。」(152-153)從以上脈絡來看，納格里提出「對抗的義肢學」¹⁹的主張，其實就意味著時間本身的改變。那是何等改變呢？且讓我們先舉一個當代政壇的案例來當作反面說明。二十世紀末之後廣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中間偏左政黨路線的主張，儘管國家脈絡的不同，作為整體來看基本上都採取同樣的歷史姿勢，就是對「加速」機器所帶來的各種破壞與紛爭現象，力圖展開某種「煞車功能」而已。此類「煞車」想像，正意味著革命性視野—時間的改變，已經經受了致命的打擊，盡

19 筆者對於原初義肢理論持有保留的態度，主要是因為這種理論的出發點往往起始於內在欠缺(lack)的預設上。以「潛能」(potential)為出發點的西蒙頓(Gilbert Simondon)哲學可以引為借鑑(Combes 2013: 69)。

失活動。籠統而粗略地說，兩者間最大的差別，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表達，就在於工具時間性的延續跟時間性重新界定的區別上。²⁰有關時間性的部分，本文以下第四章將會提出進一步的總結。

（三）當變形金剛智取黑箱

那麼，太陽花學運所瞄準的人種或種類意義上的改造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最簡明的答案，筆者認為可以藉助由漫畫改寫而來的好萊塢商業影片——《變形金剛》裡面汽車人這個形象去推進思考。身為無法回歸家鄉的終生外（星）人，他們唯一的希望在於創造力的發揮。被說是他們「同種同類」的敵人——狂派(Decepticons)——意圖把一切能量—生命本身通通都納入統一的機器裡面，是個頗具啟發性的設計。故事大綱相當程度上涵蓋了當前資訊生物科技資本主義的現實面貌：一種去疆域的生命殖民機器伴隨著各式各樣的能量的解放，在資訊科技引進的「大一統機器」(The One Machine, Kelley 2008)把社會溝通化約為抽象二元物流學等等新局勢的條件下，現代性種類差異架構突然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能見度，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所在。畢竟，「同種同類」的說法，其實就意味著凡是敵我的政治差異，均可以視為種類差異的政治表現。此一種類差異架構的政治效果，其實可以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把活勞動力（創造力）被商品化的過程（納入一體成形的機器裡面）加以天然化（意識形態）的色彩，同時也可以視為一種主體科技，讓勞動的商品化過程順利溝通。

在電影版《變形金剛》好萊塢式的詞彙裡面，創造力的想像果然就是被對象化並再現為「科技」帶來的一種異化的形式——「火種源」。那又是一個標準的黑箱，其無法理解的性質導致戰場只好轉移到控制權的爭奪那邊去。然而，黑箱並非一種超驗存在，而是內在於我們所正在變成的未來存在裡。“Invest”一詞不僅意指投資、攻占，而且還可以意味著滲透體內抑或裏圍穿著。運動所想像的臺灣之所以吸收體內並內裡外穿的理由，與其說是為了交換價值，不如說是為了社會價值。筆者認為「不再由價值所支配的世界」（Toscano語），其實就是意指共通普及的解放視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318的變形金剛們摧毀種類差異架構的嘗試，雖然從量化的角度絕對無法視為運動的主流，可是在相當程度上確實可以視為其有效主體。事後詮釋的活動恰好就在這點區隔上，就有參與運動的機會，甚至是學術倫理上的義務。

20 有關時間性的問題在太陽花運動的分析，請參見本期楊凱麟精彩的論文〈事件318〉(33-48)。筆者早在一年(2015)前曾經有幸拜讀楊文的初稿，受益非淺。

第三章：物流學、勞工與翻譯

(一) 勞工與現代溝通史

管道上的阻截與溝通不但是物流學最大的焦點，而且同時也是一種內在於其經營模式的因子。在切入這種錯綜複雜的脈絡之前，我們不妨簡短地概述前一代資本主義，亦即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溝通」的問題在資本與勞工之間如何被組織起來，以便更加清楚地掌握新時代資本主義——資訊化資本主義引發的巨大歷史轉變。

從溝通的角度來看，工業資本主義必須面對、處理這樣一個弔詭的需求：一方面，爲了讓湧入新的都市工業工廠的城鄉移民都可以在同一個工廠屋簷下順利相互配合，以及爲了建立從勞動力市場做起的國家統一市場，那麼某種共同語言—國家標準語，就變得非常必要。然而，一旦農民透過原始積累的運動成爲都市工廠五方雜處的勞動群體並被安置於工廠內從事生產活動之後，資本接下來的需求不再是確保工人之間，以及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起碼溝通管道，相對地，企圖在業已納入規訓化封閉空間——工廠——的勞工之間，設立種種溝通上的禁令與障礙，讓勞工無法展開經驗上的交流、互動與學習。²¹傳統現代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藉助階級主體性認同詞彙去搭建一種足以克服溝通障礙的神話與群體形象的理由即在於斯。然而，那種主體性在革命初步成功奪權之後就被火速納入黨國組織模型的脈絡，透過泛道德化的叛國倫理把國家監控下均質性的標準內嵌於溝通行爲裡面，導致黨國規範壟斷溝通的反動結果。然而，相對於所謂「實存的社會主義」在社會溝通上的殘痛敗北，以及工業資本主義的規訓化布置對溝通行爲的持續壟斷一事，1960年代全球各地同時爆發的社會運動與抗爭活動，基本上都採取了鬥爭的差異路線，並透過勞工的拒絕與自我組織的實踐去引起一系列的自主解放現象。從這樣的角度，也就是勞工的角度來看，1960年代之後相對成功的抗爭其實才是促使資本1970年代之後，轉向新崛起的資訊科技那邊的主因。資訊科技的引進可以視爲資本針對勞工初步成功地建立資本以外的溝通管道一事，展開一次歷史性的收編回應，企圖用資訊化的方式把之前的抗爭解放力量吸納到資本積累模式裡面，並展開全面收編。

換言之，以上粗略化約式的歷史敘述，基本上採取了義大利自主論者

21 本段有關溝通與勞工的想法，多半來自於、或蒙受義大利政治哲學家畢弗(Franco "Bifo" Berardi)在《勞動中的靈魂》(*The Soul at Work*, 2009)一書的啓發。

特洪迪(Mario Tronti)的方法論，從拒絕工作的角度去詮釋社會歷史(Berardi 2009: 94)。這種方法論的特點之一就是呈現在如何面對科技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歷史轉變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問題上。與其把科技視為資本主義帶出來並培養的「尖端」勢力，就好像真正的創造力在資本這邊，義大利自主論的觀點反而試圖從資本回應勞工各種在前的創意性溝通共享嘗試（這些嘗試本質上就具有反資本的內涵）那邊，去尋找詮釋的立足點。從那樣的角度來看，1970年代之後資訊科技開始被大量引進企業與生產，其實就代表資本對於勞工曾經之前啟動過的解放路線的一次歷史回應。

（二）太陽花翻譯部：對抗物流學的線索

相較之下，太陽花學運把國會占領的意義跟翻譯問題搭配在一起，很值得思考。該運動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小細節」就是翻譯隊伍的成立。該組協助學運負責重要聲明與新聞稿提供24小時的翻譯窗口，其中還包括全球英語以外共計14種語言在內(Rowen 2015: 11)。雖然翻譯小組的實際工作似乎並未納入基進翻譯理論的視野，可是光是將翻譯問題納入運動組成力量當中一事就可以視為一種準備丕變的種子。持平而論，太陽花學運對於翻譯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力量一事的態度，並沒有一直維持在以上那樣的高度上。相反，運動期間翻譯小組驚人的努力大半都還是以結構整體性國族語言想像的預設為依據。然而，翻譯部本身的存在一事，表示翻譯問題已經開始被自覺納入運動的組織原理裡面。而據我所知道，這個作法確實是全球化時代社會運動的先驅。這種先驅性的嘗試碰到的最大局限，可能在於運動裡面的參與者並沒有主動把翻譯問題擴大類比化，成為理解一般社會關係與「共通普及」的啓發與養分。正因此，筆者認為諸如在占領現場的半夜時分，呈現多元語言²²與反諷露骨表達的「太陽花論壇」，以及「賤民解放區」廣場上的反

22 伊恩(Ian Rowen)凸顯該論壇以「河佬話」進行一事(Rowen 2015: 10)，相對於筆者曾經針對臺灣的歷史脈絡，稱之為「中央語」（從所謂「國語」到「英語」）的霸權，確實有值得一提的價值。然而，根據筆者的觀察，論壇上除了國語和河佬話之外，還出現了諸如原住民、廣東話、英語、日語與東南亞等多種語言。雖然都比不上河佬話的分量之多，可是這點恰好就是根植於再現一代言體制的現代性政治論述的重大缺陷，也是太陽花運動所觸及的核心問題意識。畢竟，差異與邊緣（或邊緣的邊緣）所訴說的中心意義，更何況是再現一代言體制以外的「下屬」(subaltern) 痕跡，都無法用量化的角度去捕捉。伊文作為運動參與者事後的見證表述，可以視為一種知識主體三部曲的典範：由對象化(objectification)產生再現(representation)，由再現召喚(interpelate)認同(identity)。（當然，所謂「認同」的步驟，可以呈現為正、反兩種立場，無不妨。）這與本文力圖將「世界裡」的運動「翻譯」到「思

再現一代言官僚主義與世界革命歌曲的國語翻唱等等現象，均應該納入翻譯的脈絡加以理論化。該論壇不但在現時時間²³裡呈現了一些從性解放與女性自我表達到少數族群等被壓抑已久的聲音，而且還展演了物流學最大的敵人：臨時性的變數、噪音與局部的失敗。由此可見，「溝通失敗」一事對於對抗主體的重要性，確實非同小可。溝通失敗的可能性所構成的靈活障礙就是另類社會交流的前提條件，誠如法國哲學家儂曦(Jean-Luc Nancy)指稱為「透過區隔達成的共享」的現象一樣(Nancy 1982)。在溝通失敗的共享時刻，我們才會憶起凡是語言實踐，即使在「同一」語言之內，均為一種社會翻譯實踐。

這些種子現象與其指向一種「隱形委員會」，不如說是指向一種「非積累式的社群」(non-aggregate community, Sakai 1997: 7)。假設「隱形」一詞意指「一種相對於帝國系統之眼光，無法預期的特質」(Galloway 2011: 239)，那麼「非積累」一詞就意指相對於「個一種一類」差異架構的顛覆。這個架構又是區域布置的產物，又是該布置提供勞工商品化全球模型的套套邏輯式的依據。在一個錯綜複雜，由諸如遷徙、殖民主義、黨國血腥鎮壓與白色恐怖等事件組成的語言環境裡，太陽花學運對翻譯政治的參與，並未停留在不平等後殖翻譯流量的逆轉，而涉及諸如性別、性向、土著性、外來人口與各種賤民的語言表現等等契機。我們甚至可以推論，翻譯被納入運動的實踐範圍一事的重要性，其實遠比國會占領一事來的深遠。畢竟，在物流學的特區中，人口被「集池化」(pooling of population)，變成生物資訊抽離出來的源碼—價值來源，同時也成為源碼價值異化的消費者。相對於物流學這樣的封閉積累鏈及其固定的人種差異形象，翻譯的開放變種邏輯反而給活勞動提供了一個從中對抗、中斷並重組編碼過程的重要切入點。這樣的政治試驗終於把安住於共通翻譯（一種不確定性的社會實踐）視為一種「不及物式的內在性」(intransitively immanent, Negri 2014a)，與其說是一種對輸入、輸出的「隨插即玩」布置的認同，不如說又是一個出發點又是一個目的。

（三）以翻譯對抗物流學去推翻現代性種類差異的布置

接下來，筆者希望從理論的角度去略微說明翻譯問題與物流學的對抗事件之間一些重要的問題意識，作為運動脈絡化與運動類比性延續的基礎。太

想上」，進而引發類比性的運動（而不是認同），展開跨域延續與變種程序的作法，有著耐人尋味的不同之處。

23 參見Adams (2014)。

陽花學運爆發時，筆者曾經觀察到了該運動同時針對勞動條件（服貿）與再現—代言體制的危機提出批判，其實就意味著那個運動是一場針對國家在資本與人口之間所扮演的媒介角色的干預。再加上運動的許多其他細節，特別是對翻譯與數位勞動的重視，就讓筆者隱約看出了從現代性種類差異深層架構脫離出來的契機。這個契機的具體內涵必須從翻譯與物流學，以及翻譯與主權之間的關係說起。

在殖民—帝國現代性的脈絡裡，語言被國族化。國族化語言的操作往往躲在一種溝通交流的機制背後，導致國族語言看起來好像先於翻譯實踐的啟動。然而，事實相反。將語言視為可數名詞一般的整體性，只不過是翻譯實踐展開後的一種事後投射而已。根植於一種以交換價值為原理的溝通再現所構成的現代翻譯機制，其實可以視為一種真正的黑箱，旨在遮掩那個將民族和語言界定為確定性並相互界定的對象之「浪漫主義意識形態」（Agamben 2000: 66）。殖民—帝國現代性即使在最前衛、最激進的時刻，也從未想像將加密過的翻譯黑箱展開解碼以外的動作。今天的翻譯機制源自殖民—帝國現代性，由後福特主義繼承迄今，一直都依賴著黑箱般的功能論，把解碼的動作應用在輸入與輸出兩端所假定等同性上。然而，在太陽花學運裡，我們隱約可見另外一種可能性：與其解碼或升級翻譯機制，不如重新設定之。也就是說，能否把翻譯理解為人種學改造的內在性科技，而不是什麼客觀給出地理學事實？

假設說「國家—資本—民族」三種項目之間的關係乃為現代政治的基本課題，²⁴那麼我們應該也會注意到，國家其實就是資本與民族之間的關鍵媒介。作為現代性遺產的國家把勞動力市場的組織原理與代議—再現制度的基礎都集結於一身，有效地成為廣義的種類差異架構的樞紐與捍衛者。

當代翻譯研究與物流學之間其實存在著共同的起源，就是早期控制論對訊息傳遞的理解。杉農(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跟韋弗(Warren Weaver, 1894-1978)1949年發表的著作——《溝通的數學理論》(*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把重點集中在資訊處理過程中，如何才能盡量降低干擾的問題上。他們對「溝通」行為的理解受限於直線式而理想化的格局：

24 「國家—資本—民族」為柄谷行人駁斥馬克思「生產模式」理論，進而凸顯「交換模式」關鍵歷史意義的依據。然而，從種類差異架構的問題來看待，柄谷的理論架構疏忽了知識的角色，實為一大疏忽。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知識往往深受「國家—資本—民族」的影響，染上一種廣義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色彩。

訊息在確定的發源者與接受者之間會經過一個傳遞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本身就與訊息在發源者的腦袋內形成並透過語言功能「外在化」的預設理解之間有類比性的關係。凡是發源者都是編碼者，而凡是接受者同樣就是解碼者。杉穠的研究架構可以追溯到二戰的脈絡，杉穠當時在合州國國防部科研部從事軍事情報工作的時候，擔負破解敵軍編碼系統的任務。他跟韋弗後來發展出來的溝通模型，基本上把發話行為當中一切多元、不確定性、失敗抑或遭曲解或竊走的可能性——其實就是言語的可能性——歸類為「噪音」(noise)或「敵類」(enemies)。在早期的控制論裡面，溝通行為其實就是黑箱的範本。然而，這種溝通模型把接受者視為一種被動接受訊息的角色並非本文批判的重點。筆者比較想強調的部分，反而在於譯者的角色，尤其是譯者所代表的本質混雜性與不確定性所產生的積極作為，作為活勞動，如何被排除或貶低。

現代翻譯研究創始人之一的奈達(Eugene Nida, 1914-2011)早期的翻譯理論，基本上就是把杉穠與韋弗對溝通行為的控制論預設納入翻譯研究的脈絡，成為翻譯「科學」的標準規範。假設說杉穠與韋弗的理論出自諜對諜的國安脈絡，奈達的理論脈絡則出自基督教殖民傳教的企圖。但是無論是國安還是傳教，那樣規範的格局均把勞動無法確定的積極創意作為化約為異同關係的確認動作而已。訊息傳遞過程中，失敗的可能性，以及載體本身的不確定性所帶出來，在意義產生過程上的溢出與意外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均被方法論所遮掩。控制論把訊息傳遞的問題，從意義的層次置換到「管道」(channel)與「設施」(infrastructure)的成立與保養問題，一旦應用到翻譯的脈絡中，其中有關勞動的預設就顯得再清楚不過。畢竟，在翻譯的脈絡裡，所謂「管道」的意思無法藉助科技的異化作用呈現。翻譯中的「管道」不是別的，就是譯者本身。把譯者的角色——我們稱之為譯者的「工作」——視為「噪音」侵襲的風險而已，實在道盡了控制論延伸出來的翻譯理論對譯者所進行的勞動所具有的根本敵意。怪不得控制論語彙當中「噪音」的代名詞就是「敵人」。畢竟，在翻譯的脈絡裡面，那些可能用相當敵意的立場稱之為噪音的因素，本來就是譯者本身最內在的角色。這個角色之所以始終無法化約為純粹功能的原因，就是因為往往牽涉到翻譯脈絡裡面顯得特別清楚、而其實涵蓋了所有語言溝通行為在內的不確定性因素的緣故。控制論式的翻譯「科學」處理譯者的方式，就跟活勞動的價值被化約為可以用時間來衡量的抽象勞工，並進而被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完全平行。雖然我們無法劃上簡單的等同號，可是兩者間的關聯確實意味著一種文化交流早已被納入不均衡

發展與全球治理這個殖民—帝國現代性的標準脈絡。於是，溝通一詞意指把翻譯視為一種「交換」或「交流」的動作而已，用再現的概念來遮掩其中不確定性的本質。

1990年代興起的翻譯研究，主要把焦點放在譯者看不見的角色上，探討各種諸如文化、政治、性別等等語言「之外」的因素對於翻譯的影響，相當程度上把後殖時代全球治理的脈絡拉回多元批判的地平線上去。然而，這種翻譯研究並沒有去挑戰貫穿整個現代性有關語言與民族的基本預設，以及兩者間的可能關聯。在語言與人口的處理問題上，作為現代性遺產的國家確實代表史無前例的重大干預與重組的過程。畢竟，只有現代遺產國家才開始針對廣大的人口去強制執行語言的規範化與標準化的政策，並同時有效抑制甚至消除語言內外的不確定性，讓語言普遍陷入「均質性」的歷史狀態當中。這種均質化的動作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以國家為組織原理的歷史運動。第一個步驟就是了為了搭配第一階段的原始積累，憑藉國家的介入建立義務教育，去創造國家的標準語言，以便五方雜處的城鄉移工可以在新興工廠的同一屋簷下進行基本協調達成生產的任務。然而，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一旦湧入了都市的工廠化身為抽象勞動之後，工業資本主義的規訓邏輯馬上就被啟動了，在勞工之間劃下禁止溝通的號令，讓溝通處於中斷的狀態。畢竟資本家及其後來的管理階層，並不希望工廠內外的工人太頻繁地交流彼此的經驗，避免工廠成為對抗資本的溫床。兩種歷史運動相輔相成，造就了作為現代遺產的國家在資本與人口之間所扮演的特殊媒介作用，並且進而奠基了種類差異架構的普遍滲透。國家的媒介下所建構出的「我們」，依賴民族和語言這兩種不確定性極高的社會建構來當作界線明確的對象，並在彼此間劃上「必然」的等同號。然而，那種「必然」與「明確性」的公式，歸根究柢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基礎設施而已，方便把「人口」獵捕並化為抽象勞動。當我們回顧阿岡本曾經把現代性對語言與民族的處理方式，描述為「浪漫的意識形態」(Agamben 2000: 66)之際，我們其實應該（儘管阿岡本本身並沒有那樣做）去著重「意識形態」一詞，作為政治經濟學術語的原本含意，並根據此一觀點去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轉換為語言學與人類學的脈絡來看待，這種分析的主要批判對象包括諸如語言（法：langue）被視為一種相對於種類普遍之語能（法：langage）的個體系統與特殊性統一體，民族被視為一種歷史過程產生的有機統一體，以及兩者之間被預設存在等同關係等等一系列現代人文科學知識的基本預設在內。作為「意識形態」，這些預設都是一種相對

於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主體化因素，目的在協助資本對人口設下獵捕陷阱，把人口化為勞動力，順利搭建積累機制。

現代語言學的意識形態預設早在1920年代的蘇聯受到批判（相關批判的七個重點，請參見Volosinov 1973: 77），以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為中心，對於結構語言學展開批判的流派，特別強調語言學這個學科潛在性的預設，指出該領域透過些許基本預設，創造了一個符合自身要求的研究對象。經過這樣的分析，巴赫金進而把語言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面向一事清楚勾勒出來。而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有趣的是在巴赫金的批判當中，「外來語詞」(foreign word)被賦予一般語言行為的核心位置：相對於活話語，而不是死語法而言，凡是語言行為都是一種社會關係「外部」性的展演。於是「外來詞」的範疇其實就涵蓋了所有字詞被發話者拿來應用到獨一無二的具體脈絡，成為一種一般的狀態。巴赫金所描述這種「普遍外來詞」的現象，其實就是一般翻譯的問題。而1960年代與1970年代初年期間，德希達則用了反辯證的差異哲學方法，從不同角度指出，編碼系統與具體訊息的形成之間無法做出清楚的區隔(Derrida 1997: 29)一事，從另一角度進一步顛覆了結構語言學對於研究對象的基本預設。

酒井直樹(Naoki Sakai)1997年出版的論文集《翻譯與主體性》(*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以及一系列後續文章，則打破了以往翻譯研究從語言學與控制論那邊繼承下來的種類預設，在當代翻譯研究界獨樹一幟。因為筆者曾經撰寫一系列介紹酒井的論文，再加上本文篇幅不足，在此只能出一次的簡單介紹而已。酒井從譯者本質上混雜的位置著手分析，將譯者描述為一種「轉乘中的主體」(subject in transit)，顛覆並重新定義現代翻譯理論，將翻譯視為兩種語言—文化複合體之間搭建橋樑的預設。從酒井的角度來看，「現代翻譯體制」(modern regime of translation)其實僅是一種再現—代言體制的基礎。這種再現體制建立在一系列結構語言學的預設之上，嚴重忽視翻譯作為社會實踐的開放狀態。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形容，酒井的翻譯理論試圖達到完全忠於引起翻譯需求的基本狀態—社會關係當中的「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 in the social)。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翻譯理論必須拋棄「不/可譯性」的命題。畢竟，可譯性僅是在語詞的交換邏輯之下，將「非連續性」轉換成「連續性」而已；而「不可譯性」雖然凸顯了語詞的絕對個性，可是那種個性則是建立在另一種交換邏輯的基礎上，將各自具有假定統一性的獨立體語言放在平行對等的函數圖像上，從另一角度搭建跨語社會關係當中的「連續性」。

酒井的理論誠如加拿大翻譯哲學研究學者薩蒂亞·饒(Sathya Rao)所說那樣，徹底摧毀了溝通行為上的「唯心一國族」(nationale-idéaliste, Rao 2010: 159) 典範。從存有論的角度來看，酒井的視野確實讓我們看到「關係」先於「個體」的存在，並協助我們在文化與國族主義的平面上針對種類差異布置展開批判。而相對於「物流學」而言，酒井的翻譯理論不僅構成一次對於社會關係這個「物」被化為「對象」一事的理論拒絕，同時也將「流（動／變）」一事，從「效率」的支配下解放出來。

四、被殖民化的時間和生物圈

(一) 「哆啦A夢」式的政治幻覺：種類差異上的時差問題

顯然，世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時間性：金融—物流的時間vs活勞工的時間。而在兩者之間，金融—物流的那邊存在絕對的速度優勢。世界各地的主權主戰派大概希望透過主權的途徑去建立起某種防火牆並引發形同煞車般的效應，讓金融—物流時間受到適當的約束與勒住。然而，希臘信貸危機一再證明的事實，就是主權相對於金融而言還是處於依附性的弱勢位置上。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穩定課課長哈爾丹(Andrew Haldane)在金融風暴一年後的2009年，有關主權跟金融之間的實際關聯一事指出：雖然君主本來構成早期資本主義銀行體系最大的威脅（怕戰爭貸款違約），可是「如今對主權最大的風險反而來自銀行。（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已經被徹底逆轉了。」(Haldane 2009)

在人類世(anthropocene)慢速災難日益清晰之際，主權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哆啦A夢」任意門（日：どこでもドア，可直譯為「隨便任何地方的門扇」之意）那樣的功能一般，讓人幻想各種加速時差的問題均可透過空間上任意的置換或重組去閃躲。然而，以空間為基礎的主權，歸根到底其實就是一種把種類差異的時間想像塞進主奴辯證的腳本而已。無論任意門通往哪裡都無法逃脫種類差異布置的時間辯證：不是「先進」的主人就是「落後」的奴隸，甚至是即將滅絕的物種。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妨針對主權的憧憬提出一個文學式的描述。正因這種工具化的加速現象超越了個人範圍，卻無法成為現實生活中個人的經驗對象，並一直在一種集體層次上界定著個體在種類差異版圖中存亡機率的再現圖像，所以一種無比親密性，亦即毫無非連續性可言的社會關係的承諾，

以及反覆確認的程序——所謂的「認同」一事——如今愈來愈被納入一種類比國安思考的脈絡裡，就好比人類引發的整個當代物種信貸危機，就可以從認同上的武裝堡壘那邊獲得保障與補償。以好萊塢式完美圓場的方式去幻想本種類的快樂收場，在物流學與財團主權的掏空下，導致國家主權終究落為一種鬧劇，以Happy Ending的公式假象去遮掩災難無所不在的事實。這其實就意味著主權已經形同資訊系統當中的一種「指定條件迴圈」(while loop)而已。

這個現象恰好可以凸顯貫穿太陽花學運的另一種子契機：國家主權的欲望。「多啦A夢」式的主權欲望成為運動前後自我複製的主軸之一，相信是很多人共同關心的焦點。筆者認為趙剛在318太陽花事件一年過後，針對太陽花所謂被「收割」的問題展開系列論戰一事，間接提供了一個反諷的線索。在〈趙剛敬答劉紀蕙教授〉一文中，趙剛指出：「臺獨未嘗不是在一個世界不知向哪裡繼續走下去的焦慮下的一種退縮性的、封閉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漢的立場。」（趙剛 2015）顯然，以上這個句型無法僅限於「臺獨」的範圍應用。隨便任何國族主義道德決斷主義的主體，包括美利堅合州國帝國主義國族主義在內，都可以充當其主語的位置。然而，更有指標性的問題是，對於趙文來說，站在決斷對立面唯一的選項，就是「就地挖井」而已，²⁵就好像決斷主體需要編造一個自我正當化的虛構理由罷了。那樣虛設的二元對立選項的意義純粹在於加強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亦作縮寫TINA）的時代精神而已，了無積極意義。

假設金融化歸根到底只有一個目標，就是「透過對象化去搶占未來」（Lazzarato 2012: 46），那麼時間作為創新的基礎確實正在受到極大的挑戰。在這種格局之下，作為一種欲望的國家主權染上了「多啦A夢」式的幻想色彩一事，正是因為金融已經徹底滲透了以國家為基礎的再現一代言體制，導致國家成為金融一物流政變的幫兇，試圖徹底攻占我們的時間。

25 趙文「就地挖井」一句所代表的投降主義，無意中讓我們想起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 1930-1992)在《千重臺》(Mille Plateaux, 1980)一書中引進「洞穴空間」(espace troué)的概念作為「平滑空間vs條紋空間」二元對立系統之外，毋須主權能動性抑或自足主體性支撐的第三項概念。在一篇討論後殖作家格里尚(Edouard Glissant)的文章裡，漢特爾針對格里尚作品裡自覺運用德勒茲式的概念指出，在「洞穴空間」上遊走在二元對立系統內外的漏洞上，才能產生富有另類可能性的「根莖」路線(Hantel 2012)。在後殖的脈絡裡，那種可能性的前提在於針對國族國家作為唯一選項，抑或針對國家主體性所承諾的「安全」一事，展開批判。

（二）債務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

金融的時間其實就是被殖民的時間。在《賒欠人種的製造：論新自由主義狀態》(*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2012)一書中，拉札拉多(Maurizio Lazzarato)把分析重點劃在債務對時間性(temporality)的壟斷與歪曲上。他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繼承了一種十分激進的人類學批判，把人類社會的原始起點放在債權關係上，而不是傳統現代人類學所認同為起始點的交易行為上。快轉到二戰後新自由主義霸權逐漸形成之際，這樣的人類學先天條件則變本加厲，成為當前的社會關係普遍以債務為特徵的現實。當代債務社會最大的殺傷力在於針對作為選項產生機的未來一事的壟斷上，用偏執狂般的單一價值套在未來身上，把未來壓縮成預設選項的困局。於是“TINA”的「現實感」就變成了新自由主義債務社會最為普遍的情感結構。2014年反服貿前後，對於TPP等眾多以「自由貿易」之名，行使財團主權之實的協定態度，不分藍綠第三勢力，幾乎一律都採取「不得不」努力加入的立場一事，確實凸顯了那種「別無選擇」壓倒性的困境。

有趣的是，拉札拉多所描述債務社會的時間結構，恰好與殖民—帝國現代性的時間規範之間有耐人尋味的共同點。根據尼采式的人類學批判觀，債權關係從時間意義的角度來看待，最顯著的效果在於一種弔詭的記憶上。賒帳引起了一種只能發生在未來的過去記憶。而這樣的記憶就剝奪了未來本有無法預期、開放選項的一面。凡是熟悉現代殖民主義歷史經驗的人，聽到這樣的時間概念之際，讀者應該都會立即想到舊殖民地獨立建國時所編造的國史文化觀。面對殖民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歷史中斷現象而言，後殖國族文化觀就是把過去加以對象化，化為「流失的理想共同體」，進而讓現代性的未來染上擺脫西方、實現更加接近真實國族共同體的色彩，就好比現代科技才是把共同體古老的夢想加以實現的關鍵因素一般。這種未來想像歸根究柢就是一種被投射到未來才會發生的記憶，在結構上與拉札拉多所描述的債務社會時間結構一模一樣。

債務社會與後殖主義在時間結構上的雷同之處，根本就不意外。畢竟，債務的問題向來就是曾經被殖民過的非西方世界進入現代性無法迴避的門檻與代價。毛澤東於1956年所提出有關「一窮二白」的概念，其實正是直接承認並回應到這點。可惜那張隱喻中的「白紙」，照樣被拿來記下二元對立預設選項的帳目而已。畢竟，毛澤東最關心的焦點，自從「誰是我們的敵

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聽得出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政治理論之迴響的名句開始，就是把主權當作主要的政治目標或終點，距離共產主義理論十分遙遠。結果就輪到我們這個時代還需要承擔並推進另類選項開創的任務。假設種類差異架構乃是殖民主義的形上學基礎，那麼當前的殖民主義何止僅限於過去的領土、人口、特產的範圍，而是涵蓋整個生物圈(biosphere)在內。當前的債務資本主義利用金融化為殖民手段，針對從分子到外太空的整個生物圈，視為捕捉的對象，進而試圖將未來連帶納入殖民的對象。正因此，開創另類選項的前提條件，在於徹底拒絕帝國一殖民現代性的時間觀及其整套種類差異的架構。

拉札拉多引用並詮釋尼采式的批判觀點，還可以繼續發揚光大，超越拉札拉多的範圍去顛覆整個現代性人文科學知識的意識形態基礎。尼采受過文字考證學的訓練，其部分哲學批判都是衝著該領域人種學差異架構的前提。正因此，我們應該把尼采對人類學的批判接合到他對語言學的批判上，認出兩者間密不可分的關聯。畢竟，語言跟人種的關係構築了現代性種類差異，在生物學之外、人類「內部」裡面的原始理論基礎。我們如今處於生物圈殖民主義的時代裡，種類差異架構的擴大引用，已經引起了「災難程式」與「指定條件迴圈」的啟動。拉札拉多因此提醒我們，2008以降所爆發的金融危機事件，與其稱為「危機」，不如稱之為正在持續進行中的「災難」。筆者認為拉札拉多所描述這場災難，歸根究柢其實就是現代性種類差異布置所引起的事件。而在太陽花運動被轉化為理論運動的意義上，最值得加以類比延續，甚至變種的種子契機，就是終結此一布置的「共通普及」因素。

附錄一：物流學相關參考書目

注：由於項目繁多之故，本目錄並未納入演算法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究。

Bologna, Sergio. 2013. "The Shipping Tsunami." <http://www.albertoforchielli.com/2013/03/11/the-shipping-tsunami/>. (2013/0424瀏覽)

Bouk, Dan. 2015. *How Our Days Became Numbered: Risk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istical Individual*.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eckelbergh, Mark. 2015. *Money Machines: Electronic Financial Technologies, Distancing, and Responsibility in Global Finance*. London: Ashgate.

Cowen, Deborah. 2014. *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 Mapping Violence in Global Tra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8(4-5) (Aug – Oct 2015), Special Issue on Data Mining.

Galloway, Alexander. 2004.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 London: MIT Press.

———. 2014. *Laruelle: Against the Digit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milton, Shane. 2003. "Cold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Frozen Concentrated Orange Juice,"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77(4): 557-581.

Harney, Stefano and Fred Moten. 2013.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Wivenhoe: Minor Compositions.

Invisible Committee. 2014. "Fuck Off Google," in *To Our Friends*.

Lazzarato, Maurizio. 2014. Tr. Joshua David Jordan.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ckenzie, Adrian. 2002. *Transductions: Bodies and Machines at Speed*. New York: Continuum.

Malik, Suhail. 2014. "The Ontology of Finance," in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o. 8, edited by Robin Mackay, pp.629-812. Falmouth: Urbanomic.

Mezzadra, Sandro & Brett Neilson. 2013. "Extraction, Logistics, Finance. Global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Operations," in *Radical Philosophy* 178: 8-18.

———. 2015. "Operations of Capital," 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1): 1-10.

- . 2013.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ezzadra, Sandro & Michael Hardt. 2015. "Capitalist Oper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Gv-7jPxoA> (2015/03/04瀏覽)
- Noys, Benjamin. 2014.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 Winchester & Washington: Zero Books.
- Pasquale, Frank.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squinelli, Matteo. 2015. "Italian Operaismo and the Information Machine,"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2(3): 49-68.
- Shaviro, Steven. 2014.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sing, Anna. 2009. "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1(2): 148-76.
- Logistical Worlds. <http://www.logisticalworlds.org/> (2016/12/29瀏覽)
- Transit Labour: Circuits, Regions, Borders. <http://transitlabour.asia/> (2016/12/29瀏覽)
- Organized Networks: invent new institutional forms. <http://nedrossiter.org/?tag=logistics> ; <http://nedrossiter.org/?cat=44> (2016/12/29瀏覽)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趙剛。2015。〈趙剛敬答劉紀蕙教授〉，《破土》。<http://groundbreaking.cn/mingxing/zm/1815.html>（2015/07/01瀏覽）。現存為<http://groundbreaking.tw/wordpress/archives/343>。（2016/12/26瀏覽）

龔卓軍。2014年。〈從藝術評論的角度，看太陽花學運的空間布置〉，《西天中土》（豆瓣）。<http://site.douban.com/127630/widget/notes/5570726/note/340765181/>。（2014/05/18瀏覽）

自由時報社論。2016/12/15。〈最會溝通的政府不如「開放政府」〉，《自由時報》。<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62063>（2016/12/15瀏覽）

二、外文書目

Adams, Jason M. 2014. *Occupy Time: Technoculture, Immediacy, and Resistance after Occupy Wall Stre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gamben, Giorgio. 2000 (1996). Tr.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4. Tr. Kevin Attell.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manno, Alberto. 2015.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in CATO ONLINE FORUM.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ato-online-forum/regulatory-cooperation-transatlantic-trade-investment-partnership>.（2015/10/29瀏覽）

Beckerman, Michael. 2016/03/30.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 *Internet Association*. <https://internetassociation.org/033016tpp/>.（2016/03/30瀏覽）

Benavides, Stephen. 2015/05/28. “Leaked Documents Reveal #TPP Targets Journalists and Whistleblowers,” in *Daily Kos*.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5/05/28/1387314/-Leaked-Documents-Reveal-TPP-Targets-Journalists-and-Whistleblowers>.（2015/11/06瀏覽）

Berardi, Franco. 2009. Tr.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Bidet, Jacques. 2006. Tr. Jon Solomon. "The Rul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State in Gestation," in *Traces 4: Translation, Biopolitics and Colonial Difference*, edited by Naoki Sakai and Jon Solomon, pp.173-2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ombes, Muriel. 2013. Tr. Thomas Lamarre.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Transindividual*.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15/11/10. *Congressional Record*. 161(167): S7895.
- Cooper, Melinda. 2008. *Life as Surplus: Bio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Dayen, David. 2015/11/06. "TPP Trade Pact Would Give Wall Street a Trump Card to Block Regulations," in *The Intercept*. <https://theintercept.com/2015/11/06/tp-trade-pact-would-give-wall-street-a-trump-card-to-block-regulations/>. (2015/11/06 瀏覽)
- Deleuze, Gilles & Félix Guattari. 1980.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Tôme 2 : Mille Plateaux*.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rrida, Jacques. 1997. Tr.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Entretien avec Dominique Janicaud," in *Heidegger en France, t.2 : Entretiens*. Ed. Dominique Janicaud. pp. 89-126. Paris : Albin Michel.
- Dyer-Witheford, Nick. 2006. "Species-Being and the New Commonism: Notes on an Interrupted Cycle of Struggles," in *The Commoner* 11(2006): 15-32.
- Fang, Lee. 2014/02/17. "Obama Admin's TPP Trade Officials Received Hefty Bonuses From Big Banks," in *Republic Report*. <http://www.republicreport.org/2014/big-banks-tp/>. (2015/07/15 瀏覽)
- FitzGerald, Ben, Jacqueline Parziale, & Peter L. Levin. 2016. *Open Source Software &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 Greer, Evan. 2015/11/06. "The clock is ticking on a time bomb that could blow up a free internet: the TPP," in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nov/06/clock-ticking-time-bomb-blow-up-free-internet-tp>. (2015/11/06 瀏覽)
- Galloway, Alexander R. 2011. "Black Box, Black Bloc." in *Commu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ntestation,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Struggles*, edited by Benjamin Noys, pp. 237-249. Brooklyn: Minor Compositions.
- Haldane, Andrew & Piergiorgio Alessandri. 2009. "Banking on the state,"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ve the Rules of Finance Chang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twelfth annual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ference. Chicago. 2009/09/25. www.bis.org/review/r091111e.pdf. (2015/10/30瀏覽)

Hantel, Max. 2012/11/24. "Errant Notes on a Carribean Rhizome," in *Rhizomes*. <http://www.rhizomes.net/issue24/hantel.html>. (2015/07/29瀏覽)

Harney, Stefano. 2015. "Jay-Walker: How can it be that jay-walking has become punishable by death?" <http://transversal.at/blog/Jay-Walker>. (2015/09/22瀏覽)

Hedges, Chris. 2015/11/09. "The Most Brazen Corporate Power Grab in American History," in *Popular Resistance*. <https://www.popularresistance.org/the-most-brazen-corporate-power-grab-in-american-history/>. (2015/11/09瀏覽)

Heidegger, Martin. 1968(1954). Tr. Fred D. Wiech and J. Glenn Gray.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Hertz, KJ. 2015. "Latest TPP Biologics Proposal Is a Step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n *AARP, Inc.*. <http://blog.aarp.org/2015/10/01/latest-tpp-biologics-proposal-is-a-step-in-the-wrong-direction-2/>. (2015/11/11瀏覽)

Hörl, Erich. 2008. "La destinée cybernétique de l'occident. McCulloch, Heidegger et la fin de la philosophie," in *Revue Appareil* 1. <http://revues.mshparisnord.org/appareil/index.php?id=132>. (2014/05/15瀏覽)

Hsu, Kevin. 2016/06/02. "Digital Technologies Utilized for the Common Good," in *Ketagalan Media*. <http://www.ketagalanmedia.com/2016/06/02/digital-technologies-utilized-common-good/>. (2016/12/05瀏覽)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Undated. "How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s Undermine Food Safety," <http://www.iatp.org/tradesecrets/food-safety.html>. (2015/09/11瀏覽)

Isett, Christopher. 2016/03/24. "The Taiwanese Way," in *Jacobin*.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3/taiwan-sunflower-movement-china-tpp/>. (2016/03/24瀏覽)

Jessop, Bob. 2015/07/21. "UK Politics and Global Capitalism," <http://bojessop.org/2015/07/20/the-conjuncture-in-britain-new-labour-the-politics-of-austerity-and-the-greek-tragedy/>. (2015/07/23瀏覽)

Johnson, Simon. 2009. "The Quiet Coup," in *The Atlantic* (2009/05).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9/05/the-quiet-coup/307364/>. (2015/06/03瀏覽)

Kelley, Kevin. 2008. "The next 5,000 days of the web," in *TED*. https://www.ted.com/talks/kevin_kelly_on_the_next_5_000_days_of_the_web/transcript. (2015/02/04瀏覽)

- Kleiner, Dmytri. 2010. *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http://networkcultures.org/blog/publication/no-03-the-telekommunist-manifesto-dmytri-kleiner/> (2013/04/12瀏覽)
- Lazzarato, Maurizio. 2012. Tr. Joshua David Jordan.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Liauzu, Claude. 1982. *Aux origines des tiers-mondismes*. Paris: L'Harmattan.
- Lim, Jie-Hyun. 2009. "Victimhood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in *History Compass* 8: 1-10.
- Love, James. 2015. "TPP has provision banning requirements to transfer of or access to source code of software," in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http://keionline.org/node/2363>. (2015/11/05瀏覽)
- Malcolm, Jeremy & Maira Sutton. 2015/11/05. "Release of the Full TPP Text After Five Years of Secrecy Confirms Threats to User's Rights," in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5/11/release-full-tpp-text-after-five-years-secrecy-confirms-threats-users-rights>. (2015/11/05瀏覽)
- Mason, Billy. 2015/06/01. "What's the Beef With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U.S. Food Safety?" in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illy-mason/whats-the-beef-with-the-t_b_7473826.html. (2015/11/11瀏覽)
- Morozov, Evgeny. 2016/03/27. "The state has lost control: tech firms now run western politics," in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mar/27/tech-firms-run-western-politics-evgeny-morozov>. (2016/03/27瀏覽)
- Nancy, Jean-Luc. 1982. Tr. Gayle Ormiston. "Sharing Voices [Le partage des voix]," in *Transforming the Hermeneutic Context: From Nietzsche to Nancy*, edited by Gayle Ormiston and Alan Schrift. pp. 211-260. New York an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egri, Toni and Cesare Casarino. 2008. *In Praise of the Common: A Conversation 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egri, Toni. 2014a. "Acting in Common and the limits of capital," in *EuroNomade*. <http://www.euronomade.info/?p=1448>. (2014/01/15瀏覽)
- . 2014b. Reflections on th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e-flux*. <http://www.e-flux.com/journal/reflections-on-the-%E2%80%9C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E2%80%9D/> (2014/04/21瀏覽)
- Olman Sebastian. 2014/10/16. "Never Mind the Sharing Economy: Here's Platform Capitalism," in *Blog post*. <http://networkcultures.org/mycreativity/2014/10/16/never-mind-the-sharing-economy-heres-platform-capitalism/>. (2015/03/10瀏覽)

-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2010.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 31 August 2010," <https://www.osgoode.yorku.ca/public-statement-international-investment-regime-31-august-2010/>. (2015/11/14瀏覽)
-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2014. "5 Reason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ast Track Must Be Stopped," http://www.ran.org/5_reasons_the_transpacific_partnership_fast_track_must_be_stopped. (2015/11/11瀏覽)
- Rao, Sathya. 2010. "Naoki Sakai : penser la traduction entre l'Orient et l'Occident," in *TTR :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23(1): 151-164.
- Rowen, Ian. 2015. "Insid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wenty-Four Days in a Student-Occupied Parlia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4(1): 1-15.
-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cott, Brett. 2013.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 New York: Pluto Press.
- Seattle to Brussels Network. 2015/05/06. "ISDS: Spreading the disease instead of looking for a cure," <http://www.s2bnetwork.org/isds-statement/>. (2015/05/28瀏覽)
- Shannon, Claude E, and Warren Weaver.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hare Lab. 2016. "Immaterial Labour and Data Harvesting: Facebook Algorithmic Factory," in *SHARE LAB*. <https://labs.rs/en/facebook-algorithmic-factory-immaterial-labour-and-data-harvesting/>. (2016/09/25瀏覽)
- Shaviro, Stephen. 2015.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haxson, Nicholas. 2011 *Treasure Islands: Tax Havens and the Men Who Stole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Press.
- Sierra Club. 2015. *TPP Text Analysis: Environment Chapter Fail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ttps://www.sierraclub.org/sites/www.sierraclub.org/files/uploads-wysiwig/tpp-analysis-updated.pdf>. (2015/11/06瀏覽)
- Solomon, Jon. 2004. "Taiwan Incorporated: A survey of biopolitics in the sovereign police's east Asian theater of operations," in *Traces: a multilingual series of cultural theory* Vol. 3, edited by Thomas Lamarre and Kang Nae-hui, pp229-254.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tiegler, Bernard. 1998. Tr. Richard Beardsworth & George Collins. *Technics and Time Vol.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ether, Lambert. 2015. "The TPP: Toward Absolutist Capitalism," in *naked capitalism*. <http://www.nakedcapitalism.com/2015/04/tpp-toward-absolutist-capitalism.html>. (2015/04/15瀏覽)
- Tax Justice Network. 2016. "Tax Havens & Financial Crisis," in *Tax Justice Network*. <http://www.taxjustice.net/topics/finance-sector/tax-havens-financial-crisis/>. (2015/11/06瀏覽)
- Terranova, Tiziana.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Social Text* 18(2): 33-58.
- The China Post. 2014/03/01. "More Taiwanese use Facebook per capita th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China Post*.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business/2014/03/01/401737/More-Taiwanese.htm>. (2016/12/05瀏覽)
-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2009.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 Semiotext(e).
- Tiqqun. 2001. *Tiqqun II*. (無版權下載：<http://docs.tiqqun.org/tiqqun2%20-%20parti%20imaginaire.pdf>) .
- Tkacz, Nathaniel. 2012. "From open source to open government: a critique of open politics," in *Ephemera* 12(4): 386-405. <http://www.ephemerajournal.org/contribution/open-source-open-government-critique-open-politics-0>. (2013/04/03瀏覽)
- Toscano, Alberto. 2011. "Logistics and Opposition," in *Mute* 3(2). <http://www.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logistics-and-opposition>. (2012/03/02瀏覽)
- Trade Justice Movement. 2015. *TTIPing Away the Ladder: How the EU-US trade deal could underm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www.tjm.org.uk/trade-issues/related-campaign-issues/ttip/364-ttiping-away-the-ladder.html>. (2015/10/25瀏覽)
- Varoufakis, Yanis. 2011. *The Global Minotaur: America, the True Origi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 Williams, Alex and Nick Srnicek. 2013.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http://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3/05/14/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 (2014/03/26瀏覽)
- Yglesias, Matthew. 2016. "Trump is going to be mad when he hears what his appointees think about TPP," in *Vox*. <http://www.vox.com/2016/12/16/13938730/trump-cabinet-tpp> (2016/12/16瀏覽)